

印尼孔教28天行记(三十一)

作者：陈勇

并具有典型的中国北方人的形貌特征。

北加浪岸孔教礼堂的产权官司背后有很深的历史背景，它同时也是整个印尼孔教与其他兄弟宗教之间处理产权纠纷的一个缩影。起因还是在苏哈托的排华政策，华人不得说中文，写汉字，庆祝传统节日，孔教礼堂也成为重点打压的对象。于是许多礼堂要么与佛教、道教的寺庙联合，挂上三教的牌子，有些单独存在的礼堂则改称佛教或道教的寺观。由于佛教在印尼一直是官方承认的宗教，没有受到政府的打压，所以孔教礼堂改称佛教寺

庙或与其联合实是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而且也具有正面的历史意义。在后苏哈托时代，孔教得到平反，正式成为官方宗教，从地下活动走向公开活动，曝光率大增。在梅加瓦蒂（Megawati Sukarnoputri）任上，华人的春节被印尼法定为全国性的公共假日，印尼孔教立下汗马功劳。此外，借鉴基督教的主日崇拜，孔教礼堂发展出定期和不定期的宣道活动，一有活动，孔教信徒蜂拥云集，热闹非凡。相对而言，佛教和道教寺观都没有宣道活动，他们只是提供场地和服务，让

善男信女前来烧香磕头，求神拜佛，与俗世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因此，有些原先与孔教联合的佛教或道教寺庙在孔教重新公开化以后，感觉受到冷落、排挤或骚扰，就试图把原本和谐共处的孔教礼堂驱赶出来，他们在产权上的最大的根据就是寺庙的名称。北加浪岸礼堂是一个典型的案例。苏律师说，这个案子非常重要，如果礼堂输了，全印尼的佛教道教寺庙可能会竞相效尤，影响将十分恶劣，所以他要不顾一切帮助礼堂打赢这个官司。

趁着还未开庭，我们回到北加浪岸礼堂举行了非正式的礼拜宣道活动，部分目的也是为了让我观摩。礼堂坐落在一条狭窄街道的拐角处，场地不大，只有几百平方米的样子。隔壁就是与之打官司的佛教寺庙保安殿，金碧辉煌，宏伟壮丽。寺庙的旁边还刚建了一栋高达四层的龙凤堂，雕檐画栋，气势非凡。相形之下孔教礼堂显得尤其矮小破旧，但不知为何保安殿竟容不下小小的礼堂，非要赶出去而后快。今天参加礼堂活

动的二三十位道亲，无一例外都是六七十岁的老年人，竟然没有一个年轻人。看到他们因为官司纠纷而愁眉不展的样子，我心如刀割一般。如果他们打输了官司，真的很难再找到别的场所举办宣道活动，除非有巨商大贾愿意鼎力相帮。在中爪哇一带的中小城市，很多华人都是空巢家庭，年轻的子女都在雅加达、万隆等大城市学习、工作，只有老年人留守在故乡。孔教活动为许多中老年华人提供了精神慰藉的场所和渠道，使他们在人生的黄昏阶段不再空虚和寂寞。

下午两点正式开庭。不大的法庭内座无虚席，都是前来旁听的孔教道亲，饱经风霜的脸上，写着殷殷的期盼。苏律师事前向法官陈情，我被允许在法庭上拍一张照片。不过我关掉闪光灯，偷偷地多按了几次快门，想把这对于印尼孔教来说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更真切地记录下来。

印尼法律规定，公民到政府机关任职，或者到法庭诉讼或作证，都要履行宗教宣誓仪式。在孔教受到压制的时期，

孔教徒在法庭上一般是对着关公像宣誓。关公在印尼孔教里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凡是有孔教礼堂的地方都能找到关公像。有意思的是，关公同时也被纳入了佛教和道教的众神殿堂，在佛教里他是伽蓝菩萨，在道教里则是协天大帝。就在开庭的时候，我们也见证了这有趣的一幕。保安殿起诉方的证人，和孔教礼堂辩护方的证人，先后都向置放在法庭一角的关公像祭拜宣誓，然后才开始作证。苏律师和起诉方代表人争锋相对，甚至到面红耳赤的程度。一个小时以后，法官宣布休庭，并没有作任何判决。原来，今天的出庭只是这场马拉松式官司的第八次，以后双方还要出三次庭。孔教道亲们久久不愿离去，聚集在法庭外的院子里，热烈而激动地交谈着。我不知他们都在说些什么，我也不知道最后的官司会是什么结果。但是我知道，不管未来是荆棘满途还是阳关大道，印尼孔教都将一步一个脚印，坚定而顽强地走下去。

未完 下期待续



直葛三教基金会